

解放军战斗故事新选之三



王永春 著

滇南大追歼

纪实文学

军事科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22 号

滇南大追歼

王永春 著

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 邮编 100091)

新华书店经销

空军指挥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25 印张 133 千字

1992 年 8 月第一版 1992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80021—429—X/E·343

定价:3.30 元

序 言

解放云南之战，是第三次国内战争末期我军在大陆上进行的重要战役之一。这次战役从1950年1月1日开始到2月28日结束，我军从广西十万大山打到云南边陲的西双版纳。连续行军59个昼夜，行程三千余里，歼灭了蒋介石残留在大陆上的最后一张“王牌”——汤尧集团。

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战士，跟随陈赓兵团第十三军前卫部队参加了这次战役，受到了一次极不平凡的战斗锻炼。四十多年来，每当我想起这段经历，想起行军途中的日日夜夜，想起战斗中牺牲了的同志，内心总是久久不能平静。深深地感到：滇南追歼战的胜利，是我军指战员响应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的胜利；同时也是云南人民武装、起义部队和各族人民群众主动配合、全力支援和团结战斗的胜利。

在这次难忘的战役里，我跟随的第十三军前卫第三十七师是一支能征善战的英雄部队。战役第一阶段，他们昼夜兼程，追如疾风，14天行进两千里，出色地完成了奔袭蒙自机场、封闭敌军空中逃路的艰巨任务。战役第二阶段，他们在兄弟部队配合下，采取穷追猛打的战术，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在元江铁索桥一战，歼灭了汤尧主力集团近万人。战役第三阶段，他们针对敌人处于孤军作战，兵无斗志，日暮途穷的处境，把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结合起来，最后迫使残敌二千七百余人向我投诚。所有这些史诗般的英雄事迹，激励我及时地写出了滇南追歼战的第一组战地通讯：《夜袭蒙自机场》、《在元江战场上》、《五十九昼夜》、《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刊登在《中国青年》、《国防战士》、《星火燎原》等刊

物上。

战后，我奉命参加进军云南部队层层召开的英雄大会（即团、师、军、兵团）。特别是在第十三军英模代表大会和第四兵团英模代表大会上，我认真地听取了在滇南追歼战中涌现出来的一批最杰出最优秀的战斗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的发言。他们是带队奇袭蒙自飞机场的英雄营长安玉峰，深入“虎穴谈判”迫敌一个师投诚的红军团副团长周峰，坚守尼得克勒山的“钢铁排长”、青年英雄郭春生，从起义军官成长为战斗英雄的刘凤鸣等。他们的发言为我提供了大量生动的战斗故事。

1953年至1954年，我被派到第十三军司令部编写战史。在这个岗位上，我负责起草滇南追歼战战史初稿。所以，我有机会接触上级有关的文件、电报和阵中日记，以及本军、友军和起义部队的战报。尔后，我又调到昆明军区政治部军史编写组，受命为云南军区副司令员周学义（原三十七师师长）代草写进军云南回忆录。在写作过程中，他和他的老战友陈康、雷起云、王非、吴效闵、顾永武、张谦等同志，还有“边纵”参战的几个团、营干部，曾多次向我畅谈滇南追歼战的作战经过和所见所闻。与此同时，几个从事敌工工作的同志也向我提供了滇南败将汤尧、曹天戈在战犯管理所的交待材料，以及被我军俘虏后又潜逃的国民党第八军中校副官邓克保战后在香港报刊上所发表的报告文学《元江绝地大军溃败》。因此，我可以自豪地说，有关滇南追歼战的资料，不论是我方的或敌方的，凡能弄到手的，无拘巨细，几乎都尽可能搜集到了。

即使有这些难得的资料来补充我的切身体验之不足，我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写出关于滇南追歼战的纪实文学，仍然感到没有把握。这些年来，我虽然也发表过几篇史料和回忆录，但都是一些片断，并没有系统地写出一篇可以反映滇南战役全貌的著作，我常常带着“欠账”的心情，觉得有愧于曾经哺育我成长的英雄部队。

1981年至1983年，我曾试着写一部进军云南的纪实文学，初稿脱手后，文字较粗糙，自己不满意。送给原昆明军区和十三军首长以及原滇桂黔区边纵部队副司令员朱家璧等同志审阅，在事实上他们提出了一些增删意见，并鼓励我一定要修改好这部作品。于是，我决心再作修改，不辜负部队首长和同志们对我的殷切期望。

说来也巧，正当我动笔修改这部长篇纪实文学时，遇到了原昆明军区政治部新闻处长王秀圃和国防战士报社副社长邹纯一同志。他们是我的老战友，文字修养比我好。他们满腔热情地帮助我进行了推敲和修改。他们虽没有参加滇南追歼战，但他们和我一样深信把滇南追歼战的准确资料整理出来，对于总结我军在解放战争末期作战经验，保存史料，教育青年一代是很有意义的。

我力求对滇南追歼战的发展情况加以客观地叙述，着重地记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对于第二手材料都反复研究，多方核实，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对于遗漏的重要战斗和重要情节，我又行车三千里，走访当年的蒙自飞机场、个旧红炮台、元江铁索桥和边地南峽、勐宋、打洛……反复找知情的老同志采访，先后找了153人。总之，对于这本书的写作，我是抱着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当然，由于自己水平有限，经历的事情也有限，难免有遗漏和不妥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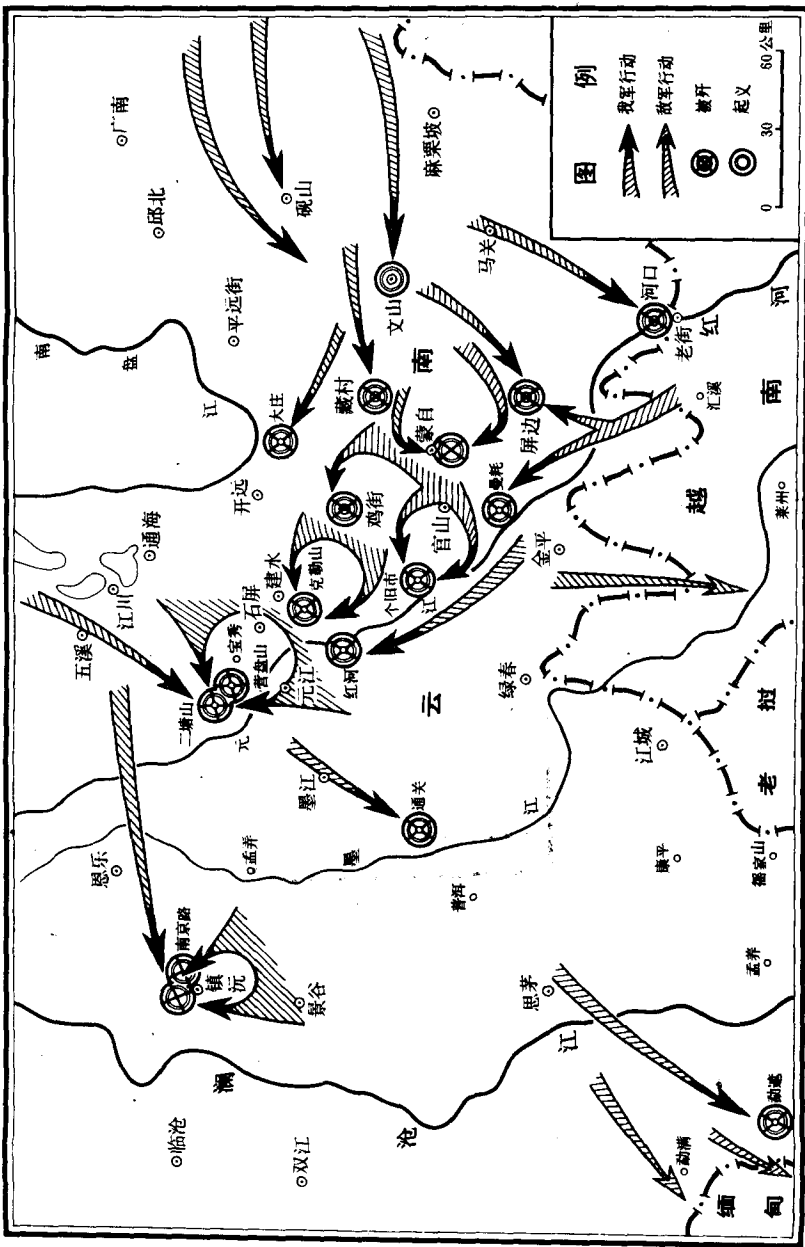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解放云南之战已经过去四十二年了。现在云南边疆在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改革开放中，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我庆幸我们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我回想过去，也不免悲痛在我们队伍中已经失去了很多过去曾与我们一起憧憬胜利的人。为了这个胜利，他们付出了生命。谨以此书献给在解放云南之役中艰苦奋斗和英勇牺牲的战友们，愿我们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王永春

1991年12月1日

• 3 •

1949年1月1日-1950年2月29日



DQ 45/31

目 录

向云南进军

- 1 昆明告急，南宁受命 (1)
- 2 刘邓首长忠告滇南残敌 (8)
- 3 两千里大奔袭 (10)
- 4 与“边纵”会师 (14)
- 5 李弥和汤尧的三个作战方案 (20)
- 6 奇袭蒙自机场 (25)

在红河战场上

- 7 鸡街遇险 (35)
- 8 攻取个旧 (40)
- 9 尼得克勒山大血战 (46)
- 10 巧夺红河渡口 (54)
- 11 活捉刽子手黄显琪 (58)
- 12 浩劫后的建水城 (63)
- 13 “不打不相识” (64)

元江大战

- 14 石屏猛追 (68)
- 15 汤尧败退元江绝地 (72)
- 16 穿插营盘山 (75)
- 17 直奔铁索桥 (77)

18	以少胜多	(80)
19	争夺铁索桥头高地	(84)
20	英雄血洒元江畔	(87)
21	战胜饥饿	(88)
22	吃掉敌第八军军部	(91)
23	活捉汤尧	(94)
24	元江战俘营见闻	(100)
25	汤尧谈来滇经过	(103)
26	汤尧谈战前企图	(108)

无量山逼敌投诚

27	跨过元江	(114)
28	官厅之战	(116)
29	血战南京街	(119)
30	松山阻击战	(123)
31	周学义智出“空城计”	(126)
32	周峰单刀赴会	(128)
33	胜利欢宴无量山	(133)

追到天涯地角

34	傣族竹楼上的军事会议	(136)
35	穿袈裟的侦察兵	(138)
36	“佛爷”抓“舌头”	(140)
37	智取南峇	(142)
38	战斗中过春节	(145)
39	追到天涯地角	(147)
40	把红旗插到打洛	(150)
41	滇南群山中的革命烈士塔	(152)
42	陈赓率部进驻昆明	(154)

向云南进军

1 昆明告急，南宁受命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人齐集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亲手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喜讯传到部队，“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歼灭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向新中国献礼”的口号声响彻了云霄。

挺进大西南！我军各路雄师飞跃前进，势如破竹，大显神威。在粤桂边区、四川成都，接连粉碎了蒋介石的最后两张王牌——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与此同时，坚持敌后斗争的滇桂黔边区纵队（以下简称“边纵”）在云南已发展到3万多人，开创了滇东南、滇东北、滇西南、滇南、滇西等广大的根据地，游击战争的烈火几乎烧遍了云南全省。此外，我党在云南的统一战线工作，不仅在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逐步深入到滇军广大官兵之中。

在这种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下，一件震撼云南38万平方公里山河的喜事发生了：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将军顺应历史潮流，尊重人民的意愿，于1949年12月9日午夜，在昆明通电起义，宣布云南地方政府所属军政人员接受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云南和平解放了！

卢汉将军的这一凛然壮举，誉盈全省，振奋全国，受到了党

中央和全国人民的重视和支持。第二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从北京发来电报，对卢汉将军率部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来电说：“通电敬悉，极为欣慰。昆明起义，有助于西南解放事业之迅速推进，为全国人民所欢迎。”

紧接着，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从重庆发来贺电；叶剑英总参谋长也从广州发来贺电，对云南起义祝贺嘉勉，鼓励全省军民团结战斗，建设新云南。

喜讯象春风，迅速在云南全省广大城乡传播开来。《云南人民报》和《正义日报》均以醒目的标题，在头版显著的位置上报道了卢汉起义的消息。各界人民纷纷涌上街头，奔走相告和平解放的消息。大街小巷，张灯结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青年学生们沿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欢乐的歌声此起彼伏。戴红袖套的工人纠察队和意气风发的起义官兵布满街头，维持社会治安。霎时间，生气勃勃的新景象取代了混乱不堪的社会状态。

红旗在春城昆明五华山山顶飘扬。云南全省，从城市到山村，起义官兵和“边纵”战士，都在搭彩门，修道路，做好一切工作，准备迎接人民解放军进入云南，接管昆明。

骤然，一个不祥的消息象旋风一样传来。

“汤尧李弥的部队，向昆明进攻了！”

云南和平解放的大好局势，被汤尧、李弥彻底破坏了。汤尧是蒋介石的“军师”——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我军打过长江后，他率领陆军总部机关直属部队，从南京逃到广西，又从广西逃到云贵边界的曲清，与流窜在云南的淮海战场的败将李弥新编的第八军和余程万指挥的第二十六军相会合，企图利用云南高原的有利地形，凭借六万多人马，阻止我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入滇。如若不退，即在边境线上的深山密林中，建立所谓游击基地，割据一隅，与解放军长期周旋。为此，蒋介石把溃退到云南的残兵败将，拼凑了一个第八兵团，推用汤尧为陆军副总司令兼八兵团司令官，由他统辖两军兵马，指挥攻打昆明。蒋介石还分

别拨给八军、二十六军大洋各十万元，许诺他们如果打开昆明，可以“自由行动三天”。既然放下了诱饵，在那魔鬼般的队伍中，岂会没有亡命之徒？于是，第八军的五个师和二十六军的四个师，将昆明包围起来。

12月16日拂晓，汤尧亲自指挥的八军教导师在昆明东郊大板桥打响后，蒋介石又派空军轰炸队轮番轰炸昆明市中心，以配合汤尧的进攻。五华山光复楼中弹一枚，门窗均被炸毁；还有几枚落在翠湖公园，水花四溅，状如倾盆大雨；华山东路平政街一带，中弹甚多，房屋被炸毁，居民死伤数百。与此同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致电卢汉，请他于18日派人出城谈判，“和平”解决昆明问题。卢汉坚决拒绝，并在中共云南省委、昆明市委、“边纵”部队和广大市民的大力支援下，进一步加强了昆明的城防。

这样，昆明之战就日趋激烈了。19日凌晨，昆明东南两路敌军全线发动总攻击，战斗异常激烈。自晨至晚，枪炮声不绝于耳。敌步兵在优势炮火掩护下，进行波浪式冲锋，声势凶猛。第二十六军的突击部队曾一度攻进巫家坝机场，被起义部队击退。第八军的山炮部队推进到大树营前方，直接轰击大东门及圆通山。卢汉城防部队依据坚固的工事，构成严密的交叉火力网，大量杀伤敌军。敌反复冲杀，仍未越雷池一步。当天夜晚，敌军组织敢死队，又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企图利用夜幕的遮掩，一举突入城内。

灾难威逼着春城人民！

卢汉将军再次向我野战军发来了告急电。

急电传来的时候，我们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刚刚越过云雾缭绕、峰密叠嶂的广西十万大山，集结在桂西南地区待命。自从秋季攻势以来，我们经历了广州、两阳（阳江、阳春）、粤桂边三次战役，连续苦战三个多月，辗转行进两千多里，部队尚未进行休整，指战员们已是十分疲乏。入冬许久了，同志们都还穿着汗渍斑斑的

单衣，加上长时间风餐露宿，和衣枕戈而眠，许多同志身上长了虱子。我是个新闻工作者，但因连月不能洗衣、洗澡，身上的虱子也不少，一次可捉二三十只，常常咬得夜难安眠。我和战士们一样，多么想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对虱子也来个歼灭战，然后安逸逸地睡上几天好觉啊！

恰值1950年元旦即将来临。这是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一个元旦啊，同志们都打算欢欢喜喜地过个胜利年。根据部队通常过新年的惯例和以往打了胜仗总要休整一段时间的常规，各部队的文娱骨干开始商议筹划成立闹红队（诸如高跷、旱船、扭秧歌等民间娱乐活动）。各军文工团和师、团宣传队的同志们也敲起锣鼓，排练节目，准备召开联欢晚会；各单位炊事班都在忙着杀猪宰羊，打算包饺子，做年菜，改善生活；后勤部门的同志，全力以赴，紧张地抢运棉衣，力争要在新年之前，让部队换上冬装。

可是，云南形势的突变，使我们不得不放弃在南宁过新年的打算和安排。我们必须火速向云南进军，彻底歼灭汤尧——李弥集团。指战员们对汤尧不甚了解，而对李弥却比较熟悉。大家都记得，在淮海大战中，李弥是蒋介石的第十三兵团司令，他所率领的数万人马，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歼灭殆尽。他本人化装成伤兵，绕道解放区，从海上逃到江南。此后，我军打过长江，解放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无可奈何地逃到台湾去了。李弥又在四川抽丁抓兵，硬凑起了一个新八军。在我军穷追猛打下，李弥率部一逃再逃，流窜到云南，和汤尧勾结起来，企图破坏云南起义，阻止我军入滇。12月24日，我四兵团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和刘邓首长的指示，在广西省南宁市召开有军、师主要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当大家走进会场的时候，陈赓司令员已在会议桌前坐定。他的脸堂红润，胡子黑而密，浓眉之下，两眼闪烁着智慧的光辉，配上一付金丝眼镜，给人一种威武刚劲的感觉。会议一开始，陈司令员兴奋地说：“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进攻昆明的汤尧——李弥部队，在我敌后人民

武装和卢汉起义部队的英勇抗击下，在解放贵州的第五兵团四十九师西进威胁下，已受创向滇南、开远、蒙自、个旧、建水地区逃窜。”

会场顿时活跃起来。有的同志挥着拳头说：“逃，看他们往哪里逃，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有的同志风趣地讲：“让汤尧、李弥和咱们比赛一下吧，看谁的腿快！”还有的同志急不可耐地说：“陈司令员可能早就作好消灭汤尧——李弥集团的作战计划了，快点给我们下达战斗命令吧！”

陈司令员微微一笑，接着讲了兵团的作战任务和计划：“汤尧——李弥集团是国民党残存在大陆上的一个祸根子。毛主席、朱总司令号召我们将革命进行到底，不忘前仇，不留后患，坚决、彻底、全部、干净地歼灭该敌于滇南。刘邓首长的决心是：以我兵团的一个军，立即轻装急行军入滇，直奔蒙自，夺取蒙自飞机场，封闭敌人空中逃路；以第四野战军的两个师（一一四师和一五一师）由百色取捷径，沿中越边境线挺进，迅速占领河口、金平一线，切断敌人逃往越南的退路；同时，命令从贵州驰援昆明的第五兵团四十九师暂时停止前进，不再向南尾追，以麻痹敌人；还命令在云南坚持敌后斗争的‘边纵’各部，积极活动，破坏敌之交通，寻机袭扰，疲惫迟滞敌军，配合野战部队作战。”

谈到这里，陈司令员炯炯有神的目光集中到十三军军长周希汉、政委刘有光的身上，继续说：“兵团党委的意见是，十三军担负急进滇南的任务，三十七师为第一梯队。看你们有什么困难和意见？”周军长和刘政委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听到兵团首长把进军云南第一梯队的任务交给了三十七师，周学义师长和雷起云政委的眼睛里顿时放射出喜悦而自信的光芒。三十七师是一个组建于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师，长征途中，闯关夺隘，威震敌胆；抗日战争，屡挫日寇，名扬太行；解放战争，抢渡黄河，鏖战洛阳，渡江南下，战功卓著。这个师尚有一大批红军骨干，有闻名全军的“红军团”、“夜老虎营”、“洛阳英雄

连”，有出类拔萃的战斗英雄顾永武、卫小堂、时来亮和军政双全的指挥员吴效闵、周峰等。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三十七师打过无数次漂亮仗，有打恶仗、打硬仗的传统。兵团首长相信，周学义、雷起云也自信，全师指战员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党和上级交给的任务。

周师长和雷政委挺身站起来，正要向兵团首长表示决心，陈司令员望着他们挥了挥手，示意让他们坐下，用宏亮的声调，缓慢地速度讲道：“进军云南，解放云南，是我们四兵团在解放战争后期执行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方针的最后一仗，也是一次极艰苦的远距离的追歼战。敌人离国境只有三百多里，我们的行程却有两千里，部队在粤桂战役后又没有进行很好的休整。”他把目光转向周师长、雷政委，继续说：“现在，你们只能利用发棉衣的几天时间，进行思想动员和整顿组织，要打好这一仗，必须准备吃大苦、耐大劳。要发扬我军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行动要快，要猛，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逃敌必追，追必到底，不歼不止’的战略方针。同时，必须灵活机动地运用各种战术手段，不放过任何一个歼灭敌人的机会。在革命已经取得全国性胜利的最后一仗中，为人民再立新功。”

陈司令员的讲话深刻明确，富有鼓动力。使大家进一步领会了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指导原则，明确了刘邓首长的决心和这一战役的重大意义、基本特点、敌人的动向以及我们的具体任务。到会的同志情绪十分高涨，充满了全歼汤尧——李弥集团的胜利信心。周学义师长事后回忆说，这不仅是一次作战部署会，也是一次战前动员会。

根据兵团首长的指示，十三军周希汉军长、刘有光政委又和三十七师到会的首长具体研究了进军计划，要求三十七师尽快做好进军的一切准备工作。

周师长和雷政委回到部队，当即召开了师党委扩大会、连以上干部会、誓师会。各连队党支部召开了支部大会，层层进行深

入的思想动员。全师展开了紧张的进军准备。

全师将士听说要立即进军云南，而且要打一次大仗，情绪顿时沸腾起来。大家急忙检查武器，捆绑行李，进行轻装；称米称面，烧火烙饼，筹备干粮；纷纷写决心书，请战书，挑战书，入党申请书。团与团、营与营以及连、排、班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掀起热火朝天的挑应战活动，大家争先恐后地请求担负主要任务。

“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向新中国献礼”的口号，变成了巨大的精神力量。

在师党委扩大会议上，各团首长争相请战。红军团团长顾永武和政委马子安坚决请求担任师的前卫；一一〇团团团长傅一宗和政委张谦再三要求由他们团打头阵。周师长和师的其他几个领导同志考虑到，在粤桂边战役中，红军团曾经担负主要任务，歼灭了白崇禧部近一个师，提出要一一〇团担负进军云南的前卫团的任务。但是，不出我们所料，为了争夺战斗任务，引起了一场振奋人心的争执。

散会时，天色擦黑了，进军计划已经确定，这场争执还没有完全结束。红军团副团长周峰刚走出会场，又折回头来，缠着周师长谈：“师长，你怎么把打头阵的任务交给了一一〇团，难道我们团就没有这分福气？这可是兵团的最后一战啊！让我们一〇九团跟着兄弟部队跑路吗？”周师长笑着，开玩笑说：“这是师党委决定的，怪不得我姓周的，我也无权改变。”周师长知道，这样解释不能使周峰满意，便拍了拍他的肩膀，郑重地说：“周峰同志，你不要争了，这次战役战线长，敌人多，我们军直接参战的兵力不足两个师，我们师的一一〇团还在后方押运辎重，难道还怕轮不到你们打仗？到时候，我一定会给你们团分配硬的任务干。”

“一言为定！”

“绝对，绝对。”

“那好，咱们话说在前头，我们全团指战员随时准备接受最艰

巨的战斗任务。”周峰向周师长行了个军礼，扬鞭策马奔回了驻地。

朦朦夜色中，周师长站立在路旁，静静地听着渐渐消逝的疾速马蹄声，进入了沉沉的凝思。他从周峰这种积极请战的劲头，想到连日来广大指战员的激昂情绪，脸上掠过一缕充满胜利信心的微笑。

身经百战的将军，总是准确地把握士气的能手。周师长兴冲冲地找到雷政委和吴效闵副师长，他们商量了一阵，迅速作出了坚决、果断的决定，连夜给军党委和军首长写信，保证在年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请求不放年假，立即向云南进军！

2 刘邓首长忠告滇南残敌

进军云南的一切准备工作都做好了。中路军第一梯队的英雄健儿们，正整装待发。

12月31日清晨，我们刚起床洗刷完毕，从收音机里传来刘邓首长《忠告李弥、余程万两部将士书》。这封最后争取滇南残敌弃暗投明的书信，全文如下：

李弥将军、余程万将军和国民党第八军、二十六军全体将士们：

中国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除了你们两个军以外，已经完全不存在了。我们人民解放军在进军西南以来，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就扫光了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最后两支兵力——白崇禧部、胡宗南部。在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的起义响应下，西南数省已迅速解放。所有起义官兵，都受到了人民解放军的欢迎，都有了光明的出路，都在安安稳稳地欢度新年。茫茫大地，只有你们孤零零的两个军还没有找到归宿。全中国都解放了，蒋介石只剩下几个孤岛，眼看不久也就解放，你们何苦还在云南乱转呢？你们想逃到越南去吗？人民解放军早已准备好堵击你们了，你们不要妄想可以逃脱。纵使有些残兵败将逃到越南，流亡外国，又有

什么出路呢？被法国人缴械禁闭，固然是丢脸，被法国人骗到保大的部队里当伪军，还不是同样丢脸吗？而且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必然要追寻你们到天涯海角，就是你们逃到台湾，也躲不了这一天。因此，摆在你们面前的光明大道只有一条，就是立即起义脱离国民党反动残余，站到人民方面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向来实行宽大政策，不论何人，只要他真心悔过自新，确有事实表现，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一概表示欢迎。现在你们可以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希望你们赶快觉悟，赶快派代表到昆明，找卢汉主席接洽，并与七十四军联络。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回头是岸，望勿一误再误。

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 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31日这一天，从早到晚，从陈赓的司令部到我们中路军第一梯队的全体指战员，都守在自己的岗位上，所有的电台都全神贯注地收听着，等待着敌人的答复。但是滇南残敌指挥部没有回音。

战后，当了俘虏的国民党第八军兵团副司令兼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供称：当时汤尧、李弥、余程万各有打算。李弥认为，滇南物产丰富，地势险阻，可以同我军周旋一时。若坚持不下去，还可以逃到他的老家怒江、腾冲去打游击。汤尧的意图是，两军退到澜沧江以西，建立游击根据地，待国际局势变化，再图发展；万不得已，退到中缅泰边界也很方便。至于余程万，他因曾靠拢卢汉，准备响应刘邓首长的号召率部起义，上受蒋介石的怀疑和不满，下遭一些死硬军官的反对，只得暂且依从汤尧以自全。余万程非常关心扩建蒙自机场，等待空运条件成熟，尽快把他的部队运到海南岛。所以，他绝对不愿离开蒙自这个可以从空中逃跑的地方。

正当敌人意见不一，思想混乱、举棋不定的时候，我进军云南的各部队，按照南宁军事会议制定的作战计划，展开了以奔向